

《现代汉语词典》四音节成语注音的 按词分写问题^{*}

余桂林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成语的注音和拼写历来引起很大争议。《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规范语文词典,在成语注音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它强调成语按词分写,并且很注意成语内部成分的文言特点。本文利用计量手段,对《现代汉语词典》成语注音的按词分写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凸现特色,找出不足,促使《现代汉语词典》成语注音能更加完善。

[关键词] 成语; 注音; 按词分写

[中图分类号] H125.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2002)03-0088-05

On Word-by-word Practice in Notating the Pinyin of the Quadrisyllabic Idiom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Yu Guilin

Abstract: Intense arguments have arisen on the phonetic notation and pinyin spelling of quadrisyllabic idioms. As a standard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Xiandai Hanyu Cidian) shows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notating the pinyin of the quadrisyllabic idioms,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features as residue of Archaic Chinese i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idioms and notating them word by word. This article offers an analysis of the word-by-word notating practice in this dictionary using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managing to indicate its shortcomings in this respect so that this already high-quality dictionary c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s: quadrisyllabic idioms; phonetic notation; notating word by word

成语注音历来是辞书界操作的难点之一,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现代汉语词典》

[收稿日期] 2002-02-01

[作者简介] 余桂林,男,江西九江人,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研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苏新春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表谢忱!

(以下简称《现汉》)是规范性语文词典,它在注音方面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是很明显的。1996年《现汉》修订本出版之后,已有学者对其中的注音问题尤其是成语注音存在的不足撰文进行讨论(王金鑫 2000;张军 2000)。

本文主要通过对四音节成语的注音情况展开定量研究,分析探讨《现汉》成语注音特点在量上的显示,找出其成功与不足。《现汉》中的四音节词语共有 4853 条,根据所指意义对象和来源,我们分析出成语共 3271 条。

一 四音节成语注音的基本情况

对成语的注音,《现汉》凡例第 15 条中说明:“词组、成语按词分写。”可以说,“按词分写”是《现汉》给成语注音的基本原则。《现汉》中四音节成语注音有以下几种类型(用字母 A B C D 表示四个音节,下同):1、ABCD 式,如 zhànzhànngǐng(战战兢兢);2、AB CD 式,如 bāoluó wànxìàng(包罗万象);3、A B CD 式,如 ān rú Tàishān(安如泰山);4、AB C D 式,如 chángōng zhé guì(蟾宫折桂);5、A B C D 式,如 bēi pán láng jí(杯盘狼藉);6、AB-CD 式,如 nánxìōng-nándì(难兄难弟)。这几类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类别	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第 4 类	第 5 类	第 6 类	总计
方式	ABCD	AB CD	A B CD	AB C D	A B C D	AB-CD	
条目数	8	192	152	158	2759	2	3271
百分比	0.24%	5.87%	4.65%	4.83%	84.35%	0.06%	100%

表 1 显示,《现汉》中四音节成语的注音几乎全部采用了分写形式,其中绝大多数是分成四段即第 5 类;包括第 1 类和第 6 类在内的是属整段连写的只有 10 条,仅占 0.3%,而且都是一些特殊形式,如第 1 类的 8 条全是“fēifēiyángyáng(沸沸扬扬)”这样的叠音式。

《现汉》对复音词语的注音主要依据构词法,即陆志韦等著的《汉语的构词法》。^①陆先生指出,“凡是词,就联写成一个词的形式;凡是词组,就按着词组里的词一个一个地分写。”成语源自古代文学作品,它的构成成分大多是古汉语中的单音词,因此上述第 5 类注音方式占据大多数属正常;其中有些两两凝合,构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有极少数本来就是古汉语中的双音词),所以成语注音中也就有双音节连写的,如第 2、3、4 类。但其中绝无三音节词。对于《现汉》成语的这种注音方式,我们也曾试图从语法结构中找出某种对应规律,结果发现每种结构方式均具有各类注音方式,而且都是以第 5 类居多。这样看来,《现汉》成语注音主要是按“词”注音,按“词”分写。

二 《现汉》四音节成语的内部连写

注音类别中的第 2 类、第 3 类、第 4 类中的成语内部都有两音节连写,其中第 2 类前后两段都是连写,第 3 类后段连写,第 4 类前段连写,三类总共有 502 条,占成语总数的 15.35%。从中离析出来的双音节成分共有 694 个(第 2 类中 384 个,第 3 类中 152 个,第 4 类中 158 个),按照凡例中规定的基本原则,表面看来,这 694 个双音节成分应该认为是词,并以词的身份在《现汉》中立目。但在事实上,《现汉》并未把它们全部立目,694 个双音节成分中有 579 个作为词在《现汉》中立目,占 83.43%,这些成分在《现汉》中立目当然和成语注音的“按词分写”是一

致的,体现出体例的完整性。另有占16.57%的115个双音节成分并未在《现汉》中立目。

这115个双音节成分在《现汉》中未以词的身份立目,在成语中为什么会连写呢?据笔者考察,未予立目成分有以下几种情况:(1)未立目成分是专名,如 Yèláng zìdà(夜郎自大)、ān dù Chéncāng(暗度陈仓)中的“夜郎、陈仓”是古国名或古地名;(2)未立目成分是叠音结构,如 wēnqíng nǜnǜ(温情脉脉)、wénzhì bīnbīn(文质彬彬)中的“脉脉、彬彬”都是叠音结构;(3)未收录成分由单音节加“然、尔”等后缀构成,如 xuānmán dàbō(轩然大波)、zhuō'ěr bùqún(卓尔不群)中的“轩然、卓尔”;(4)未收录成分是古语词,在成语释义中以括注的形式予以注释,如 wǔ rì jīngzhào(五日京兆)、tàicāng yī sù(太仓一粟)中的“京兆、太仓”;(5)未立目成分属非词成分,如 zhūliǎng xiè chèn(铢两悉称)、bāxiān guòhǎi(八仙过海)、bèichéng jièyī(背城借一)中的“铢两、过海、背城、借一”都是非词成分;(6)未立目成分是现代汉语中的词而《现汉》漏收,如 wánshí diǎntóu(顽石点头)中的“顽石”。各类情况见表2。

表2

类别 连写成分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总计	
	个数	百分比	个数	百分比	个数	百分比	个数	百分比
专名	6	5.22%	3	2.61%	8	6.95%	17	14.78%
叠音结构	5	4.35%	3	2.61%	11	9.56%	19	16.52%
单音节加后缀					3	2.61%	3	2.61%
古语词			1	0.87%	3	2.61%	4	3.48%
非词成分	62	53.91%	3	2.61%	6	5.22%	71	61.74%
漏收的词	1	0.87%					1	0.87%
总计	74	64.35%	10	8.70%	31	26.95%	115	100%

表2中,专名、叠音结构、单音节加后缀、古语词的连写双音节成分共43个,占37.39%。它们在《现汉》中未予立目是比较合理的:专名和古语词,都是《现汉》中不予收录的词,但在成语内部结构中应当体现它们词的身份;叠音结构和单音节加后缀结构,它们的结合很紧密,成语注音中连写正能体现这一特点,但因为它们在现代汉语中不是词,所以《现汉》不予收录。上述四类,体现出《现汉》在注音和收词方面处理得较为恰当。

表2中属非词成分和漏收词的连写成分共72个,占62.61%,《现汉》对它们的处理未免合适。非词双音节成分在现代汉语中结合不紧密,在《现汉》未予立目,但它们在成语注音中却采取连写的方式,这正和自己的体例相乖悖;成词双音节成分在成语注音中连写了,体现出它们的词的身份,但《现汉》却未将其立目,这是《现汉》在收词上的疏漏。

上述分析显示,在成语内部注音连写当中,有71条成语“分词”不当,没有真正做到“按词分写”,占成语总数的2.17%。

三 《现汉》四音节成语的内部分写

注音类别中的第3类、第4类、第5类的成语内部都有双音节分写形式,其中第3类前段分写,第4类后段分写,第5类是前后两段都是分写,三类总共有3069条,占成语总数的93.82%。3069条成语可以分出5828个注音分写的双音节成分(第3类中152个,第4类中158

个,第5类中5518个)。这些分写的成分有4884个在《现汉》中没有当作词条收录,占分写成分总个数的83.80%。因为它们还不是现代汉语中的词,各个单音节成分还保持着自身从古汉语中带来的词的身份,成语注音时分写,正体现体例上的“按词分写”。

另有944个成分在《现汉》中作为词条予以立目,占总个数的16.20%。这立目的成分据分析也有以下几种情况:(1)立目成分在单独出条时和在成语中出现时意义完全不同,两者属同音同形成分,单独出条时连写,在成语中分写,如wú wǎng bù lì(无往不利)、dòng rén xīn xián(动人心弦)中的“不利(bùlì)、动人(dòng rén)”;(2)立目成分本身是词组,单独出条时注音分写,在成语注音中也分写,如yǎn míng shǒu kuǎi(眼明手快)、xīn huāng yì luàn(心慌意乱)中的“手快(shǒu kuǎi)、心慌(xīn huāng)”;(3)立目成分是离合词,单独出条注音时中间加斜的双短横“/”,成语注音中分写,如tiěshù kāi huā(铁树开花)、guò yǎn yúnyān(过眼云烟)中的“开花、过眼”,它们在《现汉》中单独出条时注音分别是kāi/huā、guò/yǎn; (4)立目成分属现代汉语中的词,单独出条时和在成语中出现时意义相同或相近,单独出条时连写,在成语中分写,如fēng kǒu làng jiān(风口浪尖)、yángyáng dà guān(洋洋大观)中的“风口(fēngkǒu)、大观(dàguān)”,而且它们单独出条时所举释例就含有前面的成语。各种情况的分布见表3。

表3

类别 分写成分	第3类		第4类		第5类		总计	
	个数	百分比	个数	百分比	个数	百分比	个数	百分比
同音同形成分	6	0.64%	1	0.11%	81	8.57%	88	9.32%
词组					7	0.74%	7	0.74%
离合词	3	0.32%	5	0.53%	108	11.44%	116	12.29%
立目词	6	0.64%	26	2.75%	701	74.26%	733	77.65%
总计	15	1.60%	32	3.39%	897	95.01%	944	100%

表3显示,在分写成分中,《现汉》中立目的同音同形成分、词组、离合词共有211个,占立目总个数的22.35%。这些成分在成语注音中分写应该还是比较妥当的:同音同形成分,单独出条与在成语中出现时意义毫不相干,在《现汉》中当然可以采取不同的注音方式;立目词组,其注音方式与在成语中完全一样,成语中的注音也完全体现“按词分写”;离合词,单独出条时注音就是以中间加斜短横的形式显示,在成语这种特殊词组中注音以分写的形式出现,这样处理也是有道理的。

以词的身份在《现汉》立目而在成语注音中采用分写的双音节成分有733个,占77.65%。它们在单独出条时注音连写,在成语注音中却分写,这和成语注音“按词分写”的基本原则是相矛盾的。这733个成分出现在659条成语当中,也就是说,占成语总数20.15%的这659条成语在注音中也没有做到“按词分写”。

四 结 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现汉》中成语注音共有730条没有严格做到按词分写,占四音节成语总数的22.32%。所以,尽管《现汉》凡例中说明成语注音是“按词分写”,交待得非常清楚,但其具体的注音情况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连编纂者自己也坦言“成语注音……有待进行深入研究或更为完密地处置”^②。

《现汉》主张成语注音“按词分写”，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汉》成语中的“词”，其中只有少部分是现代汉语中已经凝固成词的构成成分，大多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词，而是从古汉语的角度划分出来的保存到现代成语中的单音节的最小意义单位，或者说，是“指与成语的浅层意义有直接关联的最小意义单位。”^③如“ǎi qǐ bǐ fú(此起彼伏)”就是由“此、起、彼、伏”四个意义单位组合而成。这样注音也正体现成语保留了很多古汉语成分的意义特点。

《现汉》成语注音的基本原则是“按词分写”，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以下简称《正词法》)中对成语拼写的规定截然不同。《正词法》规定：1. “四言成语可以分为两个双音节来念的，中间加短横”，如 céngchū-bùqióng(层出不穷)、fēngpíng-làngjìng(风平浪静)等；2. “不能按两段来念的四言成语、熟语等，全部连写”，如 bù yì lè hū(不亦乐乎)、ài mō néng zhù(爱莫能助)等。可以看出，《现汉》强调的是“分”，而《正词法》强调的是“连”，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前者是公认的规范性语文辞书，后者是国家规定的标准，两者就成语的拼写为什么会有如此对立的处理方式呢？笔者认为，这与它们所体现的主旨不同有关。《现汉》为成语“注”音，并借助注音形式来体现成语的内部构成(《现汉》其它词目的注音形式也是这样)，就成语这种语言单位来说，《现汉》在注音方面不是着力于成语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情况，而是偏重于其结构差异，因而强调内部的“分”。《正词法》对成语“拼”写，在话句或话段的拼写中要体现出“成语”，侧重于成语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单位的使用情况，就必须把成语作为一个整体来拼写，强调成语的“连”。如果在语段篇章当中把一个成语的注音分开来，读者就难以很清楚地感觉到这是在使用一个成语。当然，成语的四个音节如果全连在一块，人的视觉难以跟上，在理解上就会出现滞碍。所以，《正词法》中规定成语拼写主要采用分两节中间加短横的形式。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处理方式。然而，不能因为《正词法》中的规定而否认《现汉》在成语注音方面的优点和特色。

成语注音“按词分写”，体现出《现汉》在成语注音方面的特色和贡献，希望在以后的修订过程当中能够日臻完善，真正严格做到“按词分写”。

[附注]

- ① 《〈现代汉语词典〉1960年“试印本”(征求意见稿)“注音连写、大写、隔音暂用条例(附说明)”》，转引周有光《正词法的性质问题》，《汉语拼音正词法论文选》第31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年。
- ②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概述》，《新闻出版报》1996年7月29日。
- ③ 王金鑫《〈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成语注音问题》，见《辞书研究》200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2] 王金鑫.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成语注音问题[J]. 辞书研究, 2000(4): 111-114.
- [3] 张军. 《现代汉语词典》注音拼写的连写分写问题[J]. 辞书研究, 2000(2): 97-102.
- [4] 余桂林. 《现汉》四字词的结构、功能、语义和释义特征[A]. 李如龙, 苏新春.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45-359.
- [5] 《汉语拼音正词法论文选》编辑组. 汉语拼音正词法论文选[C].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5.
- [6] 语文出版社.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0.
- [7] 王吉辉. 关于固定语条目的注音[J]. 语文建设, 2001(5): 15-16.